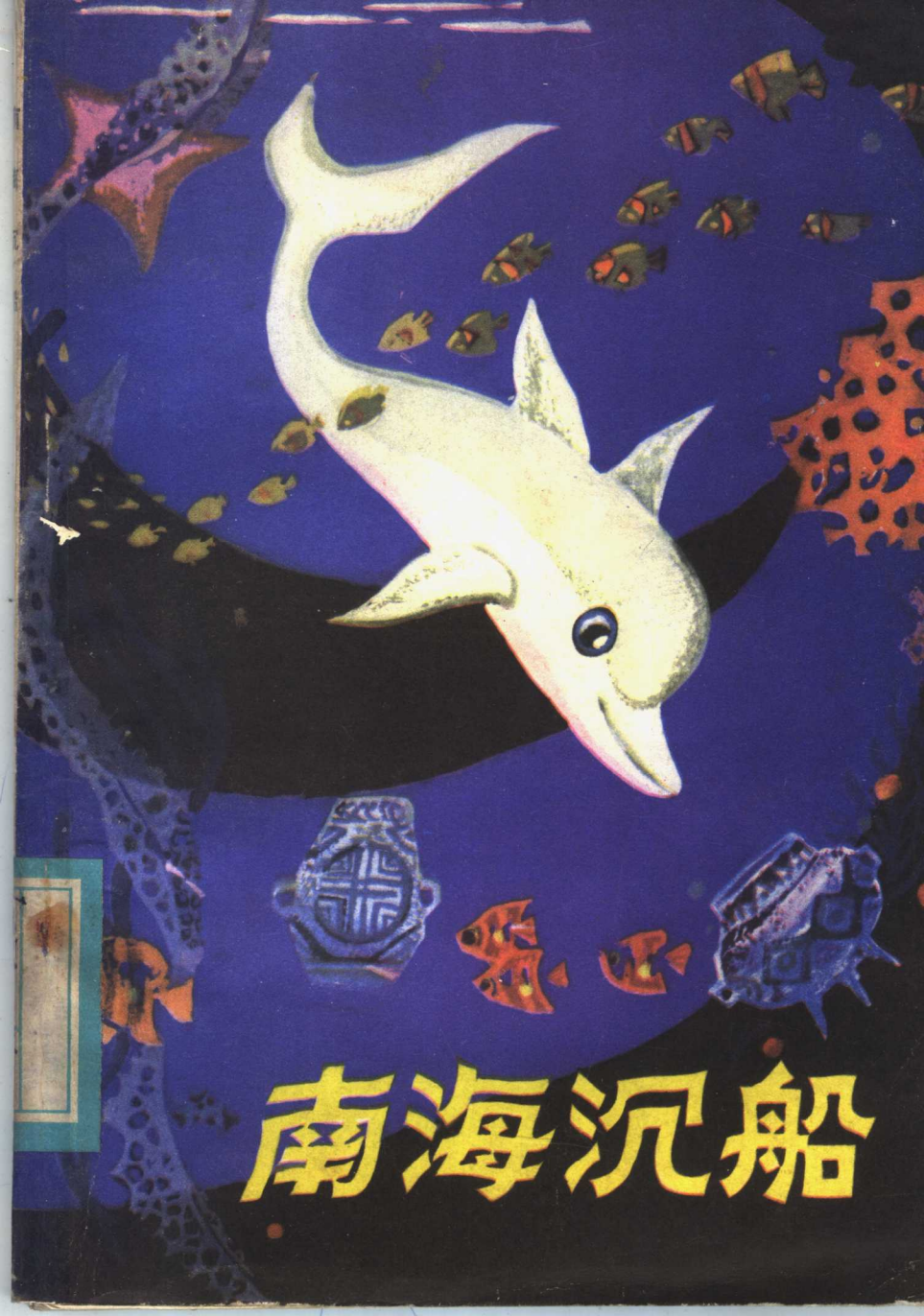


A vibrant illustration of an underwater scene. A large, white dolphin with a blue eye and a pinkish belly is the central focus, swimming upwards. It is surrounded by numerous small, colorful fish, including orange and black striped ones.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with a large, dark, curved shape representing a shipwreck or a large piece of coral.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inset showing a close-up of a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a piece of coral or a small fish. The title '南海沉船'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yellow Chinese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南海沉船

南 海 沉 船

刘 兴 诗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南海沉船

刘兴诗

责任编辑：杨实诚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3,000 印张：3.5 印数：1—17,500

统一书号：R10280·3 定价：0.27 元

目 录

1. 雪尘..... (1)
2. 地下水电站..... (32)
3. 海底列车..... (43)
4. “乡村医生” (53)
5. 游牧城..... (63)
6. 南海沉船..... (73)
7. 奇妙的云..... (85)
8. 山谷里的“冷湖” (98)



雪 尘

谁知道曲凝卡瓦山^{*}，谁曾见过它那金字塔般的皑皑积雪峰顶？它身披着浓密的云雾织成的袈裟，高高地耸

- “曲凝”，是传说中一个水妖；“卡瓦”，藏语是“雪山”的意思，“曲凝卡瓦”意为“水妖居住的雪山”。

立在西藏高原的群山之间，看起来多么庄严、多么雄伟。

千百年来，在一代又一代的山村传说里，这谜样的冰雪巨人象是一尊最神秘的古代神祇。谁也猜不透在它那闪亮的白银头盔下面和坚硬的岩石胸脯里，隐藏着什么不愿吐露的秘密。

人们相传，它是一位凶神的化身，有一颗极其冷酷的心。它用层层迭迭的悬崖陡壁和纵横分布的冰河，阻挡住任何胆敢接近它的人。如果有谁擅自闯入了这片禁域，挨近了峭峻的峰顶，立刻就会遭到山风、飞石和雪暴的袭击。即使九死一生地侥幸逃了出来，多半也会负伤致残，再也不敢尝试第二次。

曲凝卡瓦山还会无缘无故地发怒。这时，地皮象发疟子似的不住颤抖，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顺着山坡一直滚落到村寨边。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喇嘛寺里无人照管的铜钟，也会象是神灵附体般突然震鸣起来。

“有人触犯曲凝大神了！”

寺里至高无上的掌权大喇嘛举起双手，向冥冥苍天振声高呼。在他的影响下，山民们会不由自主地跟随在他的后面，成列成排地俯伏在泥地上，仰望着在云雾中忽隐忽现的雪峰，异口同声地呼喊出一句乞求神灵保佑的咒语：

“唵摩尼玛，拉岁罗**！”

.. “唵摩尼玛”是一句咒语；“拉岁罗”，藏语意为“求神保佑”。

一 曹仲安和他的父亲

五十年代初期，有两个年轻人沿着一条幽深的山谷，向曲凝卡瓦山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身穿帆布工作服的地质队员，名叫卢孟雄。紧跟在后面的的是他的朋友——青年考古工作者曹仲安。曹仲安的身材颇长，戴着眼镜，服饰非常整洁，虽是在阒无人迹的山野里，仍然举止非常文雅，表现出一付十足的书生气，似乎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

“快到色兰达寨了吧？”曹仲安轻声问。

“不远了。”卢孟雄看了看手中的罗盘，回答说，“按照次仁喇嘛的介绍，顺着这条谷地笔直往西走，就是那个寨子。”

他们已在荒凉的群山中辗转跋涉了一个多月，到处寻找古人类化石。为什么他们要不避艰险，象大海捞针似的在万山丛中探索古人类的消息？得从曹仲安的父亲说起。

曹仲安的父亲曹启凡教授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几十年前，曹启凡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一位教师在课堂上宣称：“西藏是冰雪和寒风的王国。在那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屋脊上，一切高级生命的种子都不可能萌芽。那里是生命的冻结区。”

“尊敬的老师，请你告诉我。如果真的是这样，西

藏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曹启凡满怀疑窦站起来发问。

“他们是从喜马拉雅山以南迁移来的！”外国教师十分肯定地解释说，“在遥远的古代，由于亚利安人大规模入侵，引起了次大陆的民族迁移。其中一支被迫向北退进了雪山，就逐渐发展形成了西藏民族。”

“这不可能！”曹启凡马上否定，“我在国内就曾多次听说过，藏族世代都生活在高原上。”

教师显然激怒了。他涨红了面孔，用尖细的嗓音惊叫说：“啊！我的孩子，你说些什么？难道生命种子能象冰山上的雪尘似的，从天上直接洒落在那个蛮荒的国度里？”

教室里的外国同学都转过身子来看着这个黄皮肤的东方学生，有的发出了轻蔑的讪笑。曹启凡挺立在椅子上，忽然象是被什么东西螫疼了，脱口而出地大声回答说：“你错了！我一定能在西藏高原上找到生命的雪尘。”

“雪尘！”那个外国教师没有生气，反而呵呵地笑了，笑声里明显夹杂着一股鄙夷和讥讽的意味。教室里哄闹了起来，曹启凡觉得受到了羞辱，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噙着泪水连头也不回地就跑了出来。当天他就订了船票返回祖国。

回国的途中，曹启凡邂逅了一个曾经潜入西藏活动过的沙俄“探险家”，安慰他说：“藏族起源于次大陆”的论调是错误的。但是这个俄国“探险家”却起誓

说，他发现了西藏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存在着某种古文化的联系，认为西藏人是俄属中亚细亚民族的后裔。如果他弄错了，情愿把高贵显赫的祖先从外高加索战争获得的勋章，连同自己的拳头，当众吞进肚子里。

曹启凡听了十分生气，断言这些外国人信口胡说，绝不是没有自己的目的。要粉碎这些别有用心之徒的谬论，必须在西藏高原上找到冰期时代的古人类化石。他回国后，倡议组织西藏原始文化考察队。没有得到当时掌权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批准，便只身进藏考察。不幸的是，有一次他沿着一条干谷前进，突然上游泥石流迸发，虽然逃脱了性命，却砸断了一条腿。从此他便成了残废人，再也不能继续这项未完成的考察计划。

曹仲安听了父亲讲述这段惨痛的经历，十分激动地说：“相信我吧！我会办到这件事的。”

正是由于这个目的，曹仲安在解放前夕，毅然谢绝了旅居在美国的姨母安排他出国深造的建议，考入了西南大学历史系，悉心钻研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考古学。

几年以后，他到西藏去收集写毕业论文的资料，在万山丛中结识了一个性情开朗的地质队员卢孟雄。在人烟稀少的荒野里，他们很快就相互熟悉了，并且共同配合开展了一些调查工作。

在卢孟雄的帮助下，他们连续发现了一个猛犸象的下颌骨化石和一块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刮削器。

曹仲安轻轻拭去化石骨面上的泥土，把它凑到眼镜下面一看，不由发出一声欢呼，瘦削的面孔上露出了微笑。

“瞧，它是被篝火烧焦的，骨面上还有牙齿咀嚼和被某种锋利的工具刮削过的迹印。”

经验丰富的曹仲安有条不紊地向卢孟雄解释，这块化石的一端被烧焦了，另一端却是完好的，这排斥了曾经自然火源焚烧的可能性。加上齿印和明显的刮削痕迹，只可能是被某个有智能的原始人放进篝火里细细灼烤的结果。

“猛犸象是冰期时代的古动物，”卢孟雄说，“照这样说来，当时在西藏高原上肯定有古人类生存。”

“说得对！”曹仲安兴奋地点了点头，“这就充分证明了西藏高原决不是什么‘生命的冻结区’，我们只要进一步找到古人类化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曹仲安再联系到那块刮削器和中原龙山文化的标准器形有许多相似之处，作出了另一个明确的结论：毫无疑问，西藏和中原地区之间，早从原始时代起，就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

但是，当他们把标本带回去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配合工作的古生物学家宣布，猛犸象下颌骨的齿槽边沿有显著的病理变化。这头据推测还处于壮年时期的巨兽，竟然不可理解地脱落了大部分的牙齿。古生物学

家认为，这是一种由于病因不明的白血球败坏症所导致的慢性脓肿的结果。这是怎么一回事？暂时还是一个谜。

接着，卢孟雄在冲洗胶片时，又出现了一件怪事。在胶片上显现出一大块奇怪的阴影，叠印在所拍摄的画面上。

卢孟雄十分烦恼，许多珍贵的镜头统统变成了废品！

这是冲洗的时候露了光吗？不！显影罐是密封的。再说，这块暗斑的边沿非常清晰，也不象是通常漏光的样子。

曹仲安一声不响地拉开胶卷，迎着灯光仔细琢磨这块怪影。他看着看着，忽然扬起了眉毛。原来，暗影和石器的外形居然是一模一样的。

卢孟雄恍然大悟，这块石器是用石质坚硬的独居石打制成的，独居石含有放射性元素钍，准是它散发出强烈的射线，使照相机里的胶卷感了光。

才思敏捷的曹仲安立刻就把这件事和猛犸象的不可解释的病因联系在一起，认为可以把追查范围缩得更小，只要在西藏高原上找到放射性元素的源地，就有可能找到梦寐以求的古人类化石。

他们鼓起信心再次奔赴西藏考察，一个名叫次仁的爱国喇嘛向他们提供了一条意外的新线索。据说在曲凝卡瓦山下的色兰达寨，曾经有人见过已经变成了岩石的

人骨头。

二 色 兰 达 寨

曹仲安和卢孟雄走到曲凝卡瓦山下时，天色已经晚了。在夕阳的余晖里，他们看见前面的山坡上有一座孤寂的村寨。在一大片用石头堆砌的平顶房屋之上，矗立着一个金黄色的喇嘛庙顶，衬托着郁郁苍苍的山光岚影，显得非常触目。不消说，这就是次仁喇嘛所说的色兰达寨了。

他们慢慢走上山坡，进了寨子，村子里的人都笑眯眯地向他们点头招呼。几只凶恶的大狗追在后面狂吠了一阵，立刻就被好客的主人吆喝开了。

曹仲安注意到一个古怪的现象：村民中有许多残废者和周身骨节异常肿大的畸形人。“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地方病造成的吗？”他想。

他们一面走，一面寻找住地。在一所低矮的房屋前，站着一个壮健的藏族青年。他那被高原的阳光晒成紫黑色的脸膛上，带着憨厚的笑容，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两个外乡人。

“努达得马盖。”*卢孟雄用藏语向他打了个招呼。

“贵客好啊！”青年回答说，“请问，您们是从哪儿来的？”

*“努达得马盖”，是藏语“您好”的意思。

“我们从山外来，想在这里借宿一夜。”

“请进来吧！”青年热情地抓住卢孟雄的手说，“天上落下再多的雪花，冰山也能容纳下：穷人家的房子虽然很小，却从来也不嫌客人来得多。如果您们不嫌弃贫寒，就请跨进门坎吧！”

卢孟雄深深了解藏族老乡是十分耿直好客的，如果拒绝了他的邀请，是很不礼貌的事情。他回头向曹仲安作了一个手势，就跟随着那个藏族青年躬身走进了屋子。

他们进门一看，屋子中央有一个用石块砌成的火塘。火势很微弱，从几根快要燃尽的木柴上飘起一缕缕呛人的青烟。墙上挂着几串干玉米棒子，一只样式古旧的火药枪。除了几张沾满了尘土的山羊皮平铺在地上，就再也没有别的陈设了。

一个患病的盲老人躺在火塘边，身边放着一个盛水的破碗，他听见了纷沓的脚步声，抬起头用颤巍巍的声音问道：“扎西，你带谁来了？”

那个名叫扎西的青年回答：“两个远方来的客人。”接着又回过头来介绍说：“这就是我的父亲，家中只有我们两口人。请贵客多多原谅，他在生病，不能起身和您们见礼。”

几个人围着火塘坐下来以后，扎西从柴灰里刨出一些烤得暖呼呼的土豆，奉献在客人们的面前。曹仲安挑选了几个大的，拍去灰、剥了皮，恭恭敬敬地先放在盲

老人的面前，对他说出了考察的目的。

“老人家，这里有变成石头的人骨头架子吗？”

盲老人低着头，好半天也没作声。最后，才显得有些犹豫似地低声回答：

“有的……，那是曲凝大神的……念珠子。”

“念珠子”，这是怎么一回事？经过扎西的解释，曹仲安和卢孟雄才弄清楚。原来，人们传说在山顶有一个魔王曲凝大神居住的山洞。洞里有一个沉甸甸的骷髅脑袋，是曲凝大神最喜爱的一颗念珠子，谁也不敢去碰一下。

扎西最后说：“庙里的土登喇嘛说过，曲凝大神随时都会显灵降灾，不许凡人冲撞，您们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吧！”

曹仲安听见“沉甸甸的骷髅脑袋”一句话，心儿就不由怦地跳了一下。如果这是真的，难道不就是次仁喇嘛所说的古人类化石吗？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他十分清楚，在许多朴素的民间传说里，往往孕育有历史的真实影子。他满怀兴趣地要求扎西进一步阐明情况。盲老人把手摆了一摆，扎西就接着讲了一个神话故事。

“尊敬的客人，您们知道吗？”他说，“从前在我们这儿，每一座雪山都是一位凶神的化身。西藏有九万九千座积雪的高山，就有九万九千个妖魔在下界骚扰，弄得人畜不安。比如穷结县境内的亚拉香波山，原本是

黑教*的护山神，就连万山之王珠穆朗玛峰也是一尊凶神。

“后来，法力无边的木拉日发祖师**怜悯众生的痛苦，下凡一一收服了它们。亚拉香波弃恶从善皈依法门了，珠穆朗玛五姊妹也化身变成了圣洁的仙女。可是，还有萨凝，朵凝，辛凝和曲凝***四个妖怪没有降服，在世间继续为非作歹。

“曲凝是狡猾的水妖。它被木拉日发祖师打败了，披头散发驾云逃跑。它的胸前原本有用108颗骷髅骨串成的念珠，也被木拉日发祖师一杖打散了，只剩下了一颗。它揣着这颗骷髅骨念珠子，轰地一声从天上跌下来，压住了三百亩良田，变成了眼前的这座曲凝卡瓦山。

“这座雪山的妖气未尽，动不动就发脾气，滚下来的石头砸死了许多人和牲口。村子里还有一种怪病，谁若染上了，轻则残废、重则送命。土登喇嘛说，这是前世的孽障。可是人们却偷偷讲，这件事准和曲凝大神散发的邪气有关连。要不，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种病，偏偏只在咱们的村子里有呢？所以，谁也不敢上山去。如果遇上了曲凝大神显灵，可不是好玩的。”

- 西藏的“黑教”，又名“笨教”。由于该教派的喇嘛都身穿黑衣而得名。黑教的教义和佛教相反，杀生，饮烟，不忌女色，常用血祭鬼神。
- 木拉日发祖师，是西藏传说中的一位有法术的尊者。
- 据藏族传说，“萨凝”是地妖，“朵凝”是石妖，“辛凝”是木妖，“曲凝”是水妖。

“照你这样说，简直就不能上山了吗？”卢孟雄急不可耐地插嘴问。

扎西还来不及开口，患病的盲老人在一边说话了：“不，只要不走错路。在曲凝大神打瞌睡的时候上山，也不是太难。”

“请问老人家，它什么时候才打瞌睡呢？”卢孟雄转过身子问盲老人。

盲老人喘息着没有作声，扎西又向他解释：“看样子明天就可以上山。您瞧，山顶上没有云，明天准是好天气。曲凝最怕晴天。要是木拉日发祖师把太阳王请来，用不了一个时辰就可以把它晒干。老人们讲，每逢这种时候，它总是一脑袋扎进山洞里去睡大觉。”

曹仲安坐在旁边越听越有趣。他透过石墙上的小窗子向外看去，曲凝卡瓦山的山形衬映在明净的晚空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峰顶上悬浮着一轮明月，把它照得透亮。扎西说得不错，明天的确会是一个无风的大晴天，在这种日子登山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困难的。可是他又一想，盲老人刚才说过，除了好天气，还不能走错路，到底应该选择什么路线上山才好呢？

“村里有人上过山，知道该走哪条路吗？”曹仲安探问。

“有的。”扎西回答。

“谁？”

“我。”想不到躺在火塘边的盲老人开口回答说。

扎西接着补充说：“还有土登喇嘛。我的爸爸只上去过一次，土登喇嘛说是祭神，每年都要上一次山……”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土登喇嘛禁止村民上山。有一次，老人被生活所迫，偷偷上山去打猎，追踪一头受伤的雪豹到了山顶，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他想，这也许便是传说中的曲凝大神居住的地方吧！大着胆子端起火药枪，正要抬腿走进洞门去，谁知，土登喇嘛忽然从黑咕隆咚的洞里钻了出来，手里提着一个盛水的葫芦，挡住了老人的去路。

土登喇嘛见到老人大为恼怒，后来瞅见他手里的枪，就改口对他说：“老头儿，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敢随便闯上来？你偷看了曲凝大神的秘密，眼睛非瞎不可。”

老人听了他的话，想起许多有关曲凝卡瓦山的神奇古怪的传统，以及村里流行的怪病。一些人无缘无故地死去，一些人变成了秃子、瞎子、驼背、哑巴……心里也不由得有些半信半疑。

土登喇嘛接着又象是关心似的对他说：“也算是你的运气，刚才曲凝大神赐给我一葫芦神水。你试试看，能不能减轻你的罪孽。”老人伸手在葫芦嘴儿上一摸，说来也怪，在这遍地冰雪的山顶上，水竟是热的！经过土登喇嘛添油加醋地一阵唬弄，老人也觉得真有些神奇。

两个人一起下山以后，土登喇嘛倒了一些“神水”